# 國史考異

辛酉十月二十有八日得於上海冷攤此為潘氏原刻極為罕覯潘文勤功順堂刻即從此出余別有松陵文獻亦力田所著力田傳世秖此二書余皆獲之信於文字有宿緣矣

沅州記

# 國史考異卷之一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 高皇帝上

一

實錄 太祖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濠之鍾離東鄉人也其先帝顓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爲大族人號其里爲朱家巷高祖 德祖曾祖 懿祖祖 熙祖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時 熙祖

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　仁祖諱世珍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勤儉忠厚人稱長者母太后陳氏生四子

上其季也自　德祖而上世次既莫能明而三祖諱字亦無所表見至嘉靖十年行大禘禮推帝者所自出或謂宜禘　德祖或謂宜禘顓頊　上皆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論者咸服　宸斷周詳而惜當時禮官無能追發祥之自以佐末議者豈果不可考耶抑記注者之疏略耶翦勝野聞載　太祖自叙世德碑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

二公次七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
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
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先祖因子役遂棄田廬攜
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
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蘇是五一
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娶劉氏生子
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
考娶徐氏（徐氏當爲陳氏傳寫之譌也）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

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
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淪沒先兄重四公有
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甲申歲父母
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託跡緇流至
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龍
鳳元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
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
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
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
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

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唯先祖
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按碑中所序
統系昭然自　德祖而上尚有仲八公一世其墓皆在
朱巷而諸書俱未之及特以　太祖追崇之典僅及四
代故闕而不記耳非果無可考也一統肇基錄載　皇
陵碑原文較世德碑稍略內言朕長兄諱□生于津
律鎮仲兄諱□生于靈璧縣三兄諱□生于虹縣
及　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甫十歲復遷鍾
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
孤庄村亦與前碑異此即洪武十一年御製碑所云儒

臣紛飾之文不足爲後世子孫戒者也解縉大明帝典謂　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太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　仁祖暨陳氏習夢于休天曆元年戊辰九月丁丑旦誕　帝夫世德碑明言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而帝典遠祖司空浮何據且以句容爲丹徒尤爲乖舛胥讀承休端惠王統宗繩蟄錄云九二一公娶朱氏諱伯通漢時山東兗州府仙源縣興賢鄉人漢未有此府縣名傳十五輩至南齊時有諱永昌者拜官著作郎又傳二十五代至宋初因兵徙居建康句容縣榨油爲生家凡二百九十六口重八公　太祖之

五世祖世居句容之朱巷通德鄉子三長六二一公次十
十公次伯六公是爲　德祖子二長四五公次四九公
是爲　懿祖子四長初一公是爲　熙祖次初二公次
初五公次初十公　熙祖子三長五一公是爲壽春王
子四孫六兵興相繼而沒次五二公次五四公諱世珍
是爲　仁祖子四長重四公諱興隆是爲豫章王即南
昌王次重六公諱興盛是爲盱眙王重七公諱興祖是
爲臨淮王　太祖諱興宗後諱[blank]是書纂自藩府必
非無所徵信而敢爲摭入者其大略與世德碑相發明
獨所稱九二一公世次荒遠非　聖祖闕疑愼微之意

也重八公即仲八千十公即七二傳寫異耳然碑稱
祖考妣子二長五一公次即先考無所謂五二公者天
潢玉牒亦云　熙祖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淳皇帝
而繩蟄錄獨言　熙祖子三其叙　熙祖攜　仁祖及
壽春王遷泗州又不及五二公亦不言其有子無子或
疑五二公幼而殤庶幾近之鄭端簡以壽春為　仁祖
之弟誤也永樂七年二月遣官祭皇伯祖壽春王見實錄周氏刻天潢世系又
以壽春安成蒙城與　仁祖並列而為四不知所本夫
安成之號未之前聞蒙城則壽春子耳豈可躋之兄弟
之列耶洪武元年正月詔追封　皇伯考　為壽春王

皇兄　爲南昌王。爲盱眙王。爲臨淮王。皇從
兄　爲霍丘王。爲下蔡王。爲安豐王。爲蒙城王。
皇姪　爲山陽王。爲招信王。皇從姪　爲寶應
王。爲六安王。爲來安王。爲都梁王。爲英山王。
今太廟兩廡侑享十五王是也。繩蟄錄載壽春王四子
長重一公是爲霍丘王。次重二公是爲下蔡王。次重三
公是爲安豐王。次重五公是爲蒙城王。霍丘二子長高
沙王賽哥。次寶應王鐵哥。安豐四子長六安王轉兒。次
來安王記兒。次都梁王櫫兒。次英山王潤兒。蒙城無嗣。
按世德碑載高沙王未祔享追封之詔亦不及節書獨遺高沙

者蓋定侑享之後追削之耳故今言謂霍丘唯一子寶應王耳高沙而下六王即碑所云兵興以來相繼寢沒者也而或祔或否不得其說又考紀蠻錄南昌二子長山陽王聖保次大都督文正盱眙一子招信王旺兒與碑稱先兄有子文正及重六重七俱絕嗣者不合豈山陽招信亦幼而殤者耶實錄書法既略而有司漸失其傳天潢世系遂謂霍丘等王之出壽春寶應之出霍丘六安等王之出安豐皆靡有確據不亦疏乎

二

實錄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起

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辛丑亂兵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　上亦出避兵太祖紀夢云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舍則濠城之拔帥在辛丑焚皇覺寺者亦其兵也俞本記事錄云至正十二年正月定遠富民郭姓者燒香聚衆稱濠州節制元帥十一日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縣所紀克濠之日較紀夢止先一日耳當從御製集爲是又實錄謂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守旬月而後有故人相招迫脅之事以及子興留侍左右尋命長九夫皆用皇明本記原文以皇

陵碑紀夢及天潢玉牒叅攷盡先有相招迫脅之事而
後決於神迫入濠被收爲步卒兩月餘纔爲親兵耳史
雖稍文其詞然不若據實直書之可傳信

三

實錄壬辰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走均用率餘
衆奔濠癸巳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自稱永義王錢
氏羣雄事略云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紀二姓僭稱
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
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于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
之上官以我爲鎭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

所謂當年冬者癸巳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又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旣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 上取滁陽之後云 實錄此條在癸巳六月非甲午未踰月彭趙遣人邀 上守盱泗 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

之夏與君用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　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與。而廟碑及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永義奔山東依毛貴。此早住死於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均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均用既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稱

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　太祖實錄者殆未攷耳、此條援据極詳、但既以僭稱屬之彭大、斷在癸巳冬、而又以其夏吞併而亡者爲彭大、則所謂以矛陷盾、無一可矣、實錄於癸巳五月附書、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又於六月終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今謂亡者彭大非早住、而其吞併之期計亦不久、則是冬稱魯淮王者、彭大邪、抑早住邪、余意彭趙本以窮蹙來奔、既脫鋒鏑之餘、坐擁專城之柄、志得氣張、遽萌僭擬、稱王之舉、卽在壬辰彭大奔濠之時、而不必在癸巳元兵解圍之後、此亦草竊嘗態、無可疑者、惟以彭

大稱王。斷在壬辰。則癸巳之歲。彭大先亡。而早住襲其遺號。陷盱泗。據淮安。至丁酉以後。始沒不見。如此。文從事順。於理爲長。考平胡錄。均用稱王在壬辰之十一月。則彭大亦以此時自王明矣。

四

鄭氏今言云。滁陽王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爲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郎谷庶人又云。王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

留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祀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敎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鄉人賁童兒註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來儀撰王廟碑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戶王傑等二十三人供祀事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窑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南京太常寺志云二十八年 太祖令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子黑窑廠于四川候蜀王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縣前所記則滁陽三子皆張夫人出無所謂老舍者縣後所記則止有大舍老舍二子而所謂陷沒與陰謀伏罪者又何人也按實

錄洪武三年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仍繪三子從祀（南京太常寺志云王三子未娶俱亡）此王有三子之明證也俞本記事錄云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帥郭元帥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滁陽王廟碑亦同今以諸書參之王長子戰死當在濠州起事之初實錄載王爲孫德崖所執 太祖與王二子圍孫氏破械而出皇明本記亦言以次夫人攜二子往告早住通紀又載二子置酒謀毒 太祖事則此時長子已前卒故名不傳耳次子名天叙記事錄云乙未四月郭元帥卒衆奉其子天叙爲都元帥張天祐次之 上又次之十月郭

張二元帥督兵縣城塘經同山進攻建康之東門陳也先自板橋直抵建康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也先邀郭元帥飲殺之擒張元帥獻于福壽亦殺之陳基撰福壽勲德詩序云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遂生擒僞元帥郭張二人實錄俱略不書第云戰死蓋所謂陷沒及爲降人所陷者即天敘也幼子名天爵記事錄云丙申三月亳都以故元帥郭天敘弟天爵爲右丞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謀叛誅之所謂陰謀伏罪者即天爵也然則三子之始末甚明而老舍之說何自來乎王氏二史攷以爲老舍必滁陽之族年少長者若其幼子則在洪

武四年時當尚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胙茅土之封必權金器之賜矣寧能晏然而已乎此亦臆度之論未及深究也老舍事見于歷朝實錄者甚悉如宣德元年正月己亥書賜滁陽王之親郭昇等鈔嘉其來朝也正德八年七月壬辰書革滁陽王墳奉祀郭琥職王無後國初以蜀王主祀蜀王之國掌滁之衛事者主焉琥定遠人弘治間自言爲王後 孝宗賜以冠帶又援楊徐二王例乞奉祀亦許之廟戶王璽等數辨其妄今言云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壬戌奉旨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奇孫璽奏琥詐旨至是琥復乞署印下吏禮二部議曰王淶祀典

定于　聖祖勅諭并示天下其曰無後見于所褻瀆非可攀附　先帝假琥以祿職錄覆議者失詳今乃求請不已妄奪其職　上是之白王祀禮悉遵　皇祖所定琥仍如　先帝初命以冠帶榮其身如再奏擾當重治之嘉靖十五年七月書　高皇帝時滁州人郭老舍以里閈布衣被眷厚或曰老舍滁陽王第四子弘治中老舍四世孫郭琥遂以冠帶奉滁陽王祀後爲宥世傑奏革世傑始祖曰興者滁陽王廟戶也其子仁卿洪武時與同戶濮僧奴等犯法仁卿被誅僧奴等充雲南太理軍郭琥鍼宥氏之奏革其奉祀也因奏宥氏抵大理軍

以相報復至是琥子厚與宥孟貞者各奏訐下有司覈實兵部覆議郭老舍為滁陽王子無據宥氏異姓不應抵罪詔行雲南除孟貞罪厚以奏事不實論罪今言云正德辛巳琥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奉旨郭琥准與原授廕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俱誤繫此觀之乃知老舍為滁陽王親非其幼子宣德時去王未遠故所記最覈郭琥詐冒成案昭然鄭氏未見國史故姑為存疑之詞耳乃剪勝野聞又載　太祖微時為郭氏五男所惡嘗以事幽之空室中其語尤為無稽不足置辨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通紀諸書竝同。胥疑　太祖以乙未三月始承宋檄爲副元帥。位在第三。及攻集慶。郭天敘。張天祐皆死之。然後　太祖專制軍事。朞年之閒僅得太平。建康。鎭江。廣德三四州郡耳。一時諸將皆故等夷。特以事權相下。安有偃然建號而中外推戴無異詞哉。及攷兪本記事錄。是月亳都陞　上爲樞密院同僉。尋陞　上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己亥十二月。克處州。亳都陞　上爲丞相同僉。辛丑正月。亳都陞　上爲吳國公。所記封爵次第甚詳。是吳公之建號。在辛丑而非丙申。明矣。劉辰國

初事蹟紀　太祖克婺州之年五月。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即巳亥之五月也。與記事錄合。但繫月不同耳。趙汸撰汪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此時未置相國。蓋指　太祖爲平章而言也。錢氏辯證謂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孫炎書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按靜齋文集此書在巳亥十一月孫炎總制處州之時非辛丑也錢氏誤引耳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號。帝王之典。豈以區區封爵早晚爲重輕哉。史臣于是爲

無識矣余謂俞本所稱亳都者宋也史臣于龍鳳間事多所避諱故凡除拜位號之制俱削不載至以吳公之封爲出諸將尊奉不幾誣乎

太祖自序世德碑云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先考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妣皆吳國夫人蓋當時宋制如此此在救安豐之後 太祖尚不以稟命爲嫌而史臣遂欲盡沒其實何耶

宋濂誌王愷墓云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 上爲中書平章

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于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朱升作鄧愈勳德頌在丁酉秋亦稱江南行省平章朱公不聞其稱吳公也非特此也實錄許瑗本傳上取婺州瑗謁上但稱閣下此非即爲平章時乎辛丑七月宋思顏言事始稱上爲主公十一月劉基勸伐漢亦稱主公則知是年已開吳國矣自甲辰以後省臣移書及王禕許存仁等進對皆稱太祖爲主上然則自公而進王即稱號之間約略可見孰謂文獻不足徵哉

六

實錄丙申七月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來

援遇伏馬𩢾。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禽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卽士德。　太祖御製徐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按碑後有朱善劉三吾跋語意必屬二臣覩草非盡御筆也　而宋文憲撰趙德勝神道碑云。丁酉七月丙子攻甞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天潢玉牒亦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甞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按取江陰在六月攻甞熟在七月此牽連書之耳　皇明本記則云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湖橋在甞熟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其曰宜興傳聞之誤也。以諸書覈之。則知士德之

擒當於丁酉常熟之役而不於丙申常州之戰矣實錄
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
之宋文憲撰碑則系之丙子先一日固知德勝本從大
將軍縛士德而實錄脫之耳臨海陳基有望虞山弔張
楚公詩錢氏辯證引之以訂實錄之誤其略曰實錄是
年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
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爲
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旣以失弟而聳懼又以母
命而請和其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帝之復書則曰
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

詹李乃吾偏稗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禽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輟耕錄士德入杭在八月）安得有嘗州被禽之事其誤二也元史張士誠請降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禽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禽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

士創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令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元追封士德為楚國公)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為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紀丁酉歲士誠屢為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被禽存七月而元

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禽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歸元以謀我乃誅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禽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旣禽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禽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久即　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余謂此論最覈但國史全用劉辰事蹟原文失之不考故也輟耕錄云長興陷嘗州又陷士德戰敗被禽縛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

殉之、終無降意、豈所云間遺書士誠俾降元者緣此事傳會耶、嘗州被圍至丁酉三月始下、則士德斷以其年被禽、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禽、卽在丁酉三月、蓋皆苐以嘗熟州爲嘗州也、高岱鴻猷錄謂戊戌十月廖永安擊士誠于太湖、戰敗、士誠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此又與劉辰母痛其子之說相似、然士德既爲謀主。上必欲留以誘士誠、未肯遽取而甘心也、如岱所記、則士德至戊戌冬猶存。安得直書伏誅于被禽之後耶、更考之、

七

實錄丁酉七月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鐵木兒不花不協以總管王起宗等詣雄峯翼降 上命皆仍其官錢氏辯證云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

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

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

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國勝神道碑載汪同與

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

所載益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

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加戰

在七月。而同等降在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按徽州之戰

諸書所載互異。皇明通紀云。丁酉七月命鄧愈胡大海

將兵取徽州。拔其城。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九月。元苗

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兵數萬欲復徽州。時胡大海

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于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等。完者遁去。夫汪同之降。實錄謂在九月。皇明本記亦同。而通紀以為七月。蓋據趙汸所撰汪同傳耳。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繇宣來取嶽嶮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繇婺源攻其後。李克膺本以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膺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

督扼止之。即馳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栅。還居郡城。然則汪同至徽郡在七月。而見相國在九月。即實錄所云　上命仍其官之日也。程國勝神道碑云。歲丁酉。天兵下徽州。衞國公發同與公等詣京師。　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而以公等從征伐。十月。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薄徽州。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籍。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禽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完者僅以身免。觀此則鄧愈之功。即國勝之功耳。元史。丁酉八月。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先是完者守嘉興。與

張士誠相拒。未遑遠略。士誠既降元。完者以功晉左丞乃始泰然無後顧之憂。盛兵入犯。覆于堅城之下。其事在十月十一月之交明甚。然而國史所以錯互者。蓋謂汪同以婺源元帥。降于九月。而越國新廟碑載其攻婺源還師破敵。故疑爲同未降時事。不知汪同先以都元帥鎭休寧。既降。而帖木兒等尚據婺源。至明年正月。鄧愈遣王弼孫虎。與同等率兵拔之。遂以同鎭婺源。則越國之攻婺源。爲帖木兒等耳。于同何與。錢氏能辨城下之戰在十月。而不能辨汪同之降在七月。甚矣考覈之難也。

實錄庚子七月乙丑陳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與饒州辛同知有隙出兵攻之辛同知走光等遂遣人以浮梁來降命光等仍守其地既而友諒遣其參政侯邦佐復攻陷浮梁于光等敗走辛丑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侯邦佐棄城走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十二月己未命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宋濂誌于光墓云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徐聞君名急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

不道乃爾我可北面事之耶是時　皇上定鼎建業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悅而受之據此則光爲徐氏鎮鄱陽而未嘗爲陳氏守浮梁然又言以浮梁降與實錄合何也鄧愈本傳則云庚子守饒州饒城濱鄱陽湖而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愈督兵拒之屢敗其衆辛丑拜江西行省參政總制各翼軍馬是時饒之境內崛强者尚懷疑阻愈示以恩信衆皆請降神道碑云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實錄不書鄧愈守饒州事而本傳特詳之攷太祖諭朱夢炎有曰愈歷鎮八州有功無過謂廣德宣徽嚴饒撫南昌襄陽也則愈之鎮饒無可疑者程國

勝神道碑云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
僞漢守將辛甲而據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
饒州來附鄧愈神道碑因之蓋陳友諒自立之後以辛
甲守鄱陽而移于光守浮梁故光怒而攻甲遂來附耳
實錄乃以饒州之降歸之吳宏誤矣開國功臣錄吳
宏餘干州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叅政守餘干上取
江州遂全城請降壬寅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遂改
鄧愈江西叅政宏代守饒州通紀亦書餘干守將吳宏
請降餘干新志又云至正庚子于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
鄧愈撫之遂通欵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吳宏營

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以諸書參之，乃知吳宏自以餘干降耳，非饒州也。實錄壬寅正月戊辰，吳宏率衆來見，而鄧愈神道碑載江西參政之命，則正月四日，宏之代守饒州，當在是春，而實錄併記于辛丑八月，可謂錯互之極矣。又實錄癸卯二月，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因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國初事蹟云：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參政，特遣楊憲齎印信，令光開設分省于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疑即吳毅不服，糾合王思義謀

叛據城光遁走浮梁宏之守撫光之守饒事開疆場史皆不載何以傳信

九

實錄辛丑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國初事蹟云太祖改樞密院爲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左都督又云命親姪文正爲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按此時未置左右都督文正鎮江西在壬寅五月時樞密院雖改爲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舊十月戊寅朔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各一人甲辰三月戊辰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

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吳元年十一月乙酉。定大都督府官制。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按 太祖以辛丑春爲吳國公。諸子尚弱。獨見子文正壯勇。故特設大都督以重其事權。維時官制草創。府僚未備。而樞密之官。尚襲舊名。亦問以授人。如趙德勝以壬寅四月超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見于神道碑。此非樞密院未改都督府之明驗歟。官制之定。葢自甲辰三月始也。是歲

太祖巳爲吳王矣。正月。置中書省官。三月。置大都督府官。文武並建。規模巳具。然大都督之職。自文正而後。未

有繼者猶宗人府之不備官耳。至吳元年更定品秩遂
以左右都督爲長官矣都督專掌戎機非親信之臣不
授國初任斯職者馮勝康茂才等二三人而已馮勝之
入都府自丁未以前史皆不載攷勝本傳癸卯從伐陳
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勝功居多甲辰陞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從左相國徐達伐張士誠丙午取湖州轉大都督
府同知洪武元年正月加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
事所載功次官爵亦多疎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癸卯
士誠圍安豐從 上奮擊敗敵陞同知樞密院調擊廬
州與本傳不合然考鄱陽之役勝以從行舟覆還進

康安得謂勝功居多。則勝自以安豐功陞非以鄱陽功也事在甲辰三月未定官制以前故仍樞密之號耳實錄乙巳十月辛丑書同知樞密院馮國勝等率師取淮東。至丙午三月諭徐達等則稱副使馮國勝蓋以高郵之敗貶一官也不稱樞密者時已定官制其改都督副使明矣。後十一月徐達遣國勝徇下湖州遂有同知都督之轉。異姓諸侯傳云丁未召還治軍府事叅知政事張昶陰事覺勝鞫誅昶以平吳功陞右都督國初事蹟云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　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鞫之處以極刑實錄于吳元年六月書叅知政事張

昶謀叛上令大都督府按問則知是時治都府事者勝也吳元年九月又書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名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國勝宗異即馮勝別名時勝與茂才俱同知都督稱都督者省文耳）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等于戟門賜綵段表裏諭曰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而封宋公鐵券文亦云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爪牙之功蓋按問張昶一事有以深結主知若此矣洪武改元之正月以即位推恩例加右都督仍同知都督府事是夏勝以本職從大將軍取陝爲征虜右副將軍尋命留守汴

深實錄或稱同知或稱都督互舉之文耳自洪武元年四月戊午以後俱書都督同知二年七月辛亥又書都督十二月辛巳仍書都督同知王氏二史攷以爲勝以平吳功進右都督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意者初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其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而同知爲從一品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別故鐫秩耶夫更定品秩在吳元年十一月而勝之加右都督則在明年正月前後既不相蒙且初定官制右都督僅正二品後進二品則同知爲從一品安得謂從品改官也若謂別故鐫秩則勝當時寵任方隆無纖介之嫌即二年平涼之役擅引兵還上猶以勳舊置之而他何

論焉是未知元年之進右都督祗爲加授至三年正月命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征沙漠以後俱稱都督則此時始論北征功賞授右都督耳勝在都府最專且久國史既多錯互而諸書因之紛紛傳訛皆不考官制之故故備論之

廿

元史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明玉珍本傳戊戌二月玉珍破嘉定盡有巴蜀之地則在至正十八年先三年矣

元史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寅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辛

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稱帝。平胡錄諸書並同。而實錄紀庚子夏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立爲帝。玉珍不與相通。遂自稱隴蜀王。則至正二十年事也。壬寅三月己酉。稱帝于重慶。癸卯十二月。遣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甲辰三月。鄒勝入雲南。四月引還重慶。是雲南之破。在玉珍稱帝之後二年。錢氏辯證以爲元史脩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斷以實錄爲正。是也。黃標平夏錄自王稱帝。年月並同實錄。惟破雲南在癸卯二月八日。引還重慶。即在其年四月。滇志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遣

李芝麻帥兵三萬餘八番分陷雲南二十三年梁王遣大理宣慰使段功敗玉珍兵于關灘追至回蹬關大破之考之實錄乙巳十月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遣書戒之則關灘之敗當在甲辰非癸卯也滇載記又云癸卯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此尤紕繆不足辯

十一

實錄辛丑八月丙午蘄黃廣濟降九月壬子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甲戌調黃州府知府陶安知饒州府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實錄

本傳無癸卯及改桐城令二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與實錄不合然集傳謂黃州平以重臣出鎮而蘄黃之降則在辛丑不應至三年後始簡守臣實錄所書殆不妄也錢氏辯證云陶學士詩集自龍鳳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句抵黃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授

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紀改桐城令他無可改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名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名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劄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

簡畝鄭承眞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于四沙易鹽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于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兩腿扒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申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兪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余按錢氏謂安守黃州在平陳理時亦未盡然攷學士集有悼故妻兪氏詩自注壬寅卒于官舍其詩云江南開大閫幕下叨備員石城奏雄捷銜命使淮

延慈親念行子。加殯勞氣纏哭哭奉湯藥深夜更衰瘠
慎終禮必誠。淺土封亦堅。庶冀良人歸。中心無悔怨。移
家指鳳臺。華省初依蓮。忽我病二載。將謂難久延。何意
壬寅冬。瞑目在我先。是時領公務。夜宿郭北田。此篇自
述履歷甚詳。壬寅冬。安已官黃州。而謂甲辰始出守何
耶。詩中奉使淮。延慈親淺土之事。皆本傳所不載。又有
癸卯閏三月十九日奉旨代祠寶公詩。則離黃還省以
後作也。以諸書反覆考之。乃知安凡再守黃州。一在辛
丑之秋。一在甲辰之春。斷黃初附。即擢省臣以坐鎭之。
越二年召還。從征鄱陽。未幾復典故郡耳。然劄付必至

甲辰始給者。時　上始爲吳王。得承制除拜。前此猶以省郎領郡事故也。果如所言。甲辰守黃。未久即謫桐城。則本傳何以稱其寬租省徭諸惠政哉。列朝詩集謂安歷左司郎中出知黃州。降桐城令。移知饒州。仍改知黃州。蓋錢氏亦自覺其辨證之誤矣。然安再守黃州皆在謫桐城之前。而謂知饒州後仍改黃州。又何據耶。實錄吳元年五月己亥名知饒州府陶安爲學士諸書並同家人易鹽之事。主敬賢者決不肯爲。攷其集中甲辰書事詩。首云。離家仲冬望。泝江至鄂渚。即癸卯從征時也。中云。可怪近日來。船兵忽暴禦。快槳蹴洪濤。劫貨殺物主。登岸拆郵亭。伏莽襲商賈。

則所云令家人私通敵境者意亦船兵所誣耳癸卯十二月提至軍前甲辰二月何以復有守黃之命也豈此事之發在武昌既平後耶國初事蹟謂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記事錄合按陶學士集有洪武元年送夏允中總制浙東兼巡撫詩則元年允中尚在安得云沉江而死以此觀之俞本所紀未足信也

十二

實錄壬寅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上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 上衣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榮等不得

發遂爲宋國興所告按西寧侯宋晟本傳云太祖起兵濠梁晟父朝用與兄國興隸行伍俱積功至元帥則國興者晟之兄也然不載告變事楊士奇撰西寧侯神道碑則云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 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據此則邵榮之異謀發于乙未下太平之時而不在壬寅平處州之後時地相去遠甚而其官止總管非平章也然國史所

列邵榮戰功如於杭湖州之役不一而足皆在取臺城後又豈盡贅誤耶以事勢推之初渡江郭元帥張天祐尚主軍事　太祖未正位號榮亦何所嫌忌而欲為不利乎實錄既指宋國興為證而碑稱國興戰沒于臺城下距壬寅已七年安得復有首告之事攷宋晟本傳晟自以戰功累授千戶非襲兄職則國興之戰沒為虛戰沒為虛則其首告之事在壬寅秋信矣楊公身典國史所勒豐碑之文必按貼黃及家狀而前後乖互若此不可曉也國初事蹟云邵榮與參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某事首告楊榮撰宋朝用墓碑云國興以功授總管沒於王事與此不合　太

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榮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 太祖亦淚下趙某呼榮曰若早爲之不見今日猶狗在牀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 太祖命縊殺之籍其家榮本麤悍武夫恃功觖望或有之其爲之謀主者繼祖耳然觀其呼榮數語深咎爲之不早則所云伏兵三山門者蓋亦國與上變之詞未必盡實不然 太祖何以心憐之而欲錮之終身哉

十三

實錄癸卯三月辛丑朔 上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聞大軍至極力

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 上乃還國初事蹟云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林兒棄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月 太祖取安豐史乘考誤引此條作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置按諸本皆無安置之語此考誤之誤也俞本記事錄云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小明王在城中號安陽奕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 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邀請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五奕官軍弃城詣廬州營中 上設鑾駕傘扇迎駐滁州創造宮殿

居之易其左右宦寺奉之甚厚據實錄則　太祖救安豐時呂珍已殺劉福通據其城以諸書考之則安豐尚未破福通尚未死　上親總大軍解其危困小明王以創殘餓羸之餘猶得擁虛器于滁久而無恙者誰之功也史臣于龍鳳事委曲避諱既不著小明王之終故于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爲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然考　太祖即位告祭文歷舉戡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竝稱則福通蓋非死于珍者也福通不死則其主可知且　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爲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沒

于張氏、則　太祖必不親行矣。高岱鴻猷錄云　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　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在、　上意悟、會陳友諒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夫牧豎之說、本黃伯生所爲劉基行狀、原無宋主還金陵一語、其云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者、意如今郡國歲時設龍亭拜賀之儀、未必宋主親至金陵也、岱旣誤認、又以行狀在庚子年、于事勢不合。故移于癸卯安豐迎歸之後。影響牽合。失之愈遠矣。

十四

實錄癸卯七月戊子，指揮韓成元帥宋廣陳兆先戰死。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鬬，定邊不能近。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始脫。是　上舟膠淺在韓成戰死之後。而開國功臣錄云：　上舟被圍，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見對賊投水中。賊稍止，諸將亦來援，得脫。（實錄韓觀本傳亦不載其父成死事）諸書盡稱之，比于紀信之誑楚。然余竊疑焉。兩軍相持，勝負未有所分，而其主將猝然自投于水耳

目瞀亂衆心必解而敵且乘其後安肯反自退沮以待諸將之援此與滎陽被圍時形勢絕不類殆好事者爲之耳及攷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云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鷹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公從旁射中定邊號國公疾櫂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遂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書法最爲詳明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御舟已脫安有代死誑漢事耶以此知功臣錄固出附會而實錄亦未爲盡覈也功臣錄又言

上念成效死祀諸臣于康山以成爲首凡三十六人

程國勝與焉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忠臣三十五人首丁普郎次張志雄又次成大明會典亦同則成曷嘗首祀康山哉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此最易辯者獨程國勝之死實錄紀于癸卯四月洪都被圍之初與神道碑不合錢氏辯證以為國勝與牛海龍夜劫陳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脫逕達金陵從 太祖親征死于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

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者。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修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據此。則康山廟祀。當侑國勝。爲三十六人。按實錄于甲辰兩廟之祀俱不及國勝。而癸卯四月。則書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所謂洪都廟者。卽南昌廟也。然國勝不與海龍同死。而與韓成同死。則祀于康山爲宜。釐祀典者削彼存此。可矣。名山藏載宋國興衣 上白袍代死。事絕類韓成。皆妄也。

實錄甲辰九月。書下中興路及峽州歸州。而不書取天臨路。于丘廣本傳則載克潭州拔。元史是月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潭州元之天臨路也。通鑑博論亦書甲辰歲。廬州中興歸峽潭衡等路悉皆歸附大明。今從之。又實錄乙巳正月取寶慶路。洪武元年二月乙卯又書取寶慶路。其中必有再陷之事。而記者失之耳。攷元史。乙巳六月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而實錄不載。但于七月庚申紀辰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黨欲復其城。率衆寇辰溪。殺縣丞高文貴。奪印。掠居民。又于八月紀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

與戰西門之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文貴遁去以日月先後考之乃知文貴是時舉兵寇慶遠窺辰州而其黨即攻辰溪以應之也實錄洪武元年正月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興等擊之文貴敗走蓋文貴自辰州敗後復屯寶慶與元兵合至是為周德興所破而楊璟遂乘勝窮追復取其城耳當依元史補入

十六

續綱目書丙午十二月韓林兒卒胡錄亦書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殂皆不言其卒于何地而鴻猷錄

謂丙午宋主殂于金陵謬也庚申外史云先是小明王駐安豐為張士誠攻圍乘黑夜疾風暴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遇風浪掀舟没劉太保小明王俱亡則是宋主未至金陵而没于風浪有天意焉通鑑博論則于至正二十六年書廖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廖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夫永忠卒于洪武八年三月賻遺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國史略無貶詞何緣定為賜死而野記云永忠侍宴醉後忤旨立擊死國初事蹟云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氏二史攷引永樂中紀綱獄詞

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乃知永忠固非令終者而博論爲洪武末寧獻王奉勅編進之書其言又非無徵也錢氏辯證謂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　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　上意可謂果于誣　上而巧于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　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襃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

也。斯言也誠辨矣。抑攷庚午詔書云。楊憲居中書。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方孝孺撰唐鼎傳亦云。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則永忠之誅。蓋因黨比楊憲耳。非以沉韓林兒故也。瓜步之事。情狀曖昧。若謂太祖心惡其不義而隱忍數年。信任不衰。卒以他事誅之。將使天下後世。反有兼帝江南之嫌。豈若風浪掀舟之說。彰彰可信哉。故論小明王事者。斷以庚申外史爲正。

十七

宋濂撰章溢神道碑云。上名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

御史大夫湯和鎮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議觀此則文忠出師在丁未冬繼湯廖之後而實錄紀于洪武元年二月福建既平之時章溢本傳又與碑同攷之野史載文忠取建寧屯浦城以候舟師蓋文忠以偏師先趨建寧權其門戶爲大軍聲援初未深入也平閩之後金子隆等殘寇未殄更命文忠率兵討之岐陽王神道碑與國史專紀元年之役畧漏甚矣按封曹國公誥詞有再入閩閩削平餘寇之語蓋指此耳然則

六王戰功見遺于史者多矣況其他乎

雲間王光承　吳騏　王烈

同郡姚宗典　金俊明　陸元輔

陳瑚　顧有孝審定

國史考異卷之一終